



云荒·四时歌

正如她的名字，丽端写的那些传奇里都有着一种古典。那些故事是大气而华丽的，带着一种嫡系出身的堂皇风骨。遗留的幻想元素运用到了出神入化、不落痕迹的地步。

一种能让人获得巨大力量的毒药，一个不可触摸的神秘梦境，帝王之血的阴谋，让两个男人彼此仇恨。只是，那最初和最后的心，她将给予谁？

——兜兜

如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的登场，卷轴徐徐展开，一幕幕令人赏心悦目、或痛心扼腕、或惊心动魄的场景跃然纸上，于众生相里看世界。

——明石

这不过是细细小小的一叶舟、清清浅浅一方纸，可惜它所承载的着实太多，那是少年男女之间的情窦初开，人世间最过澄澈的羁旅牵绊。

——柠凝

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四时歌》就很好地做到了。

——君越

上架建议：玄幻小说

ISBN 978-7-5470-19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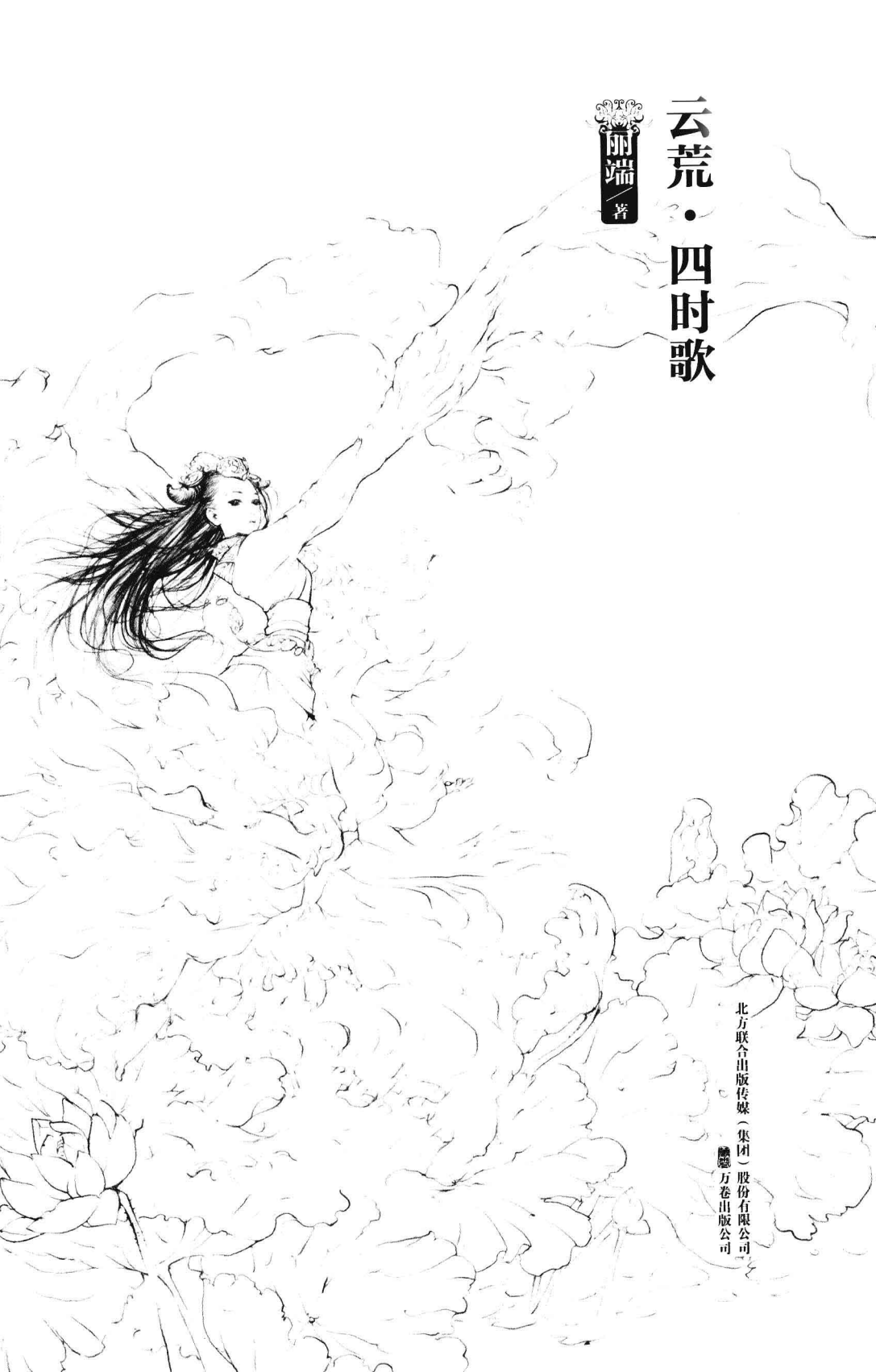


9 787547 019603 >

定价：29.00元

云荒·四时歌

丽端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万卷出版公司

© 丽端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云荒·四时歌 / 丽端著. -- 2版. -- 沈阳: 万卷
出版公司, 2012.8

ISBN 978-7-5470-1960-3

I. ①云… II. ①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7202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4mm × 228mm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6.5

出版时间: 2012年8月第2版

印刷时间: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朱婷婷

特约编辑: 刘莉

封面设计: 白咏明

ISBN 978-7-5470-1960-3

定 价: 29.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23284627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活节奏比其他城市要快，快餐店也比其他城市要多。只有在双休日补眠之后，我才会有精力拾起蛰伏了一周的思绪，重新回归到飘渺瑰丽的幻想世界。耗费了整整一年，写出了《隔云端》。那个时候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延续，让我在都市白领和奇幻作者之间不停转换，同时体会到两个世界的辛劳与愉悦。

2009年，我却出乎意料地辞了职，离开了深圳，来到了万里之外的英国。坐在公寓的落地窗前，望见外面一片片红色的小屋和空旷的天空上时常挂出的彩虹，似乎不仅“过去”，就连“现在”也充满了不真实的感觉。除了必须自己做饭，自由支配的时间骤然多起来，如果不看点什么写点什么就会负疚于时光的流逝，而图书馆安静的氛围也为《云泥变》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心情。十指在笔记本键盘上翻飞时，常有人搭讪着问“为什么你打字这么快”，于是告诉那些对东方充满好奇的外国人，“我在写中国古代背景的小说”。

其实这是不对的，云荒并不是中州，它是孤悬于海上的另一个世界。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除了外貌的些微差异，空桑人无论从文化、风俗还是民族性都和中国人有太多类似的地方。云荒是一个架空的世界，尽管法力无限放大，时空无限延长，但这架空的根基还是古老的中国。

也许，这就是东方奇幻的特色，它离我们每个人都更近。

不要问我这三个故事中我更偏爱哪一个。每一个故事都曾让我投入真真切切的情感，每一个都代表着那一段岁月里无法重复的欢喜和悲伤。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知道在我的云荒纪年里，2011年将会用哪一部作品来概括。但是云荒是这么大的世界，就算我们这些作者耗费一生也不能将它充满。所以，如你见证的那样，传奇永远都不会结束。

丽端

2010年3月2日于英国



目录

CONTENTS

- 第一卷 春之苏醒 001
兰叶始满地，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怜意，摘以寄心知。
- 第二卷 夏之酷烈 057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 第三卷 秋之绚绝 121
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 第四卷 冬之萧寂 191
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

梦境正如同陈年的血，尽管当时再怎么鲜艳夺目，一旦时日久了，就如同蒙上灰尘一般渐渐模糊开去。何况，对于苍梧王府中最受宠爱的平城郡主而言，生活中还有不少值得贪恋的乐趣，于是那曾经让她不安的天心蕲和让她好奇的心砚树，都慢慢从脑海中淡去了踪影。

一晃，便是一年。

这一年，对清越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最多不过是苍梧王妃偶尔提起为她择婿的事情，清越跺跺脚，撒撒气，亲事却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然而这一年对天祈王朝而言，却是多事之秋。

先是封地位于镜湖西岸的皇族延陵王惠徵骤然谋反又骤然暴毙，然后是身居越京的景德帝涪新怒斩朝中三十一名涉嫌大臣后一病不起，终于不治驾崩——景德二十四年的越京一直笼罩在紧张而又窒闷的空气中。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苍梧王府，也感受得到这种一发千钧的微妙气氛，苍梧王彦照前往弘山别业的次数，明显比往日多了。

对于朝中大事，深居王府的清越只是偶尔听父王谈起而已，自己并不怎么放在心上。直到嗣澄和彦照准备启程前赴越京参加新皇的登基典礼，清越才知道自己居然可以参与这次旅行。

“是你祖王想要带你去的。”彦照看着喜形于色的女儿，故作严肃道，“一路上要乖觉些，莫要惹你祖王生气，否则半途就把你送回家来。”

想起祖父嗣澄的严厉，清越不由瘪起了嘴，幸而苍梧王妃在一旁插口笑道：“你父王逗你呢，你若是不去越京，他怎么给你寻婆婆家去？”

“母妃，你又打趣我啦。”清越赌气转身就走，却没舍得说出不去的话来。

“是啊，越京贵胄如云，才俊良多，定能给我女儿挑个好女婿。”彦照看着清越气急败坏的模样，一直紧绷的脸终于熬不住笑了起来。

女儿家的羞赧究竟抵不过远方繁华京都的诱惑，清越终于乖乖地带着苍梧王妃临行置备的衣饰箱笼，钻进了为长途旅行配置的马车中。贴身的女仆，清越指定了浔，那个年老得再也无法充任歌舞伎的鲛人女奴。

嗣澄单独占据了最大也是最舒适的一辆马车。和以前一样，他对清越冷冷淡淡的，只偶尔和彦照说上一两句话。看得出来，苍梧老王爷对这次越京之行心怀

厌恶，若非因为新皇登基这样的大事，他是断不愿意离开弘山别业的。

从云荒大陆东北部的苍梧郡到越京所在的青水下游，行程几乎绕了镜湖半周，沿途经过姑射、息风等三郡四十余州县，饶是快马，也要走二十多天的时间。沿途无聊，清越只能和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点闲话。她当初指定了要浔伺候，就是存心想从这个年长的鲛人女奴口中多探听些关于祖父或者苍梧王府的故事，可惜浔似乎再也说不出什么有趣的东西。

马车行至苍梧与姑射郡交界之处，官道便已顺着镜湖湖畔蜿蜒南下，而湖中心号称六万四千尺高的伽蓝白塔，便始终遥遥出现在马车右侧的车窗外，吸引了清越旅途中大部分的视线。

“浔，你以前见过伽蓝白塔么？”眼看无聊的旅途终于要结束，清越趴在车窗前，兴奋地问。

“见过。”安静地坐在车厢角落里，浔诚实地回答，“从叶城被带到苍梧郡的时候，从车缝里见过几眼，不过没有现在看得这么清楚。”

“啊，原来你还去过叶城，听说那儿是云荒最繁华的大都市呢。”清越转头看了一眼驯顺的女奴，满脸是向往的笑容，“原来浔比我去过的地方多多了，真羡慕呢。”

“如果可以，我宁可从来没有到过叶城。”鲛人女奴心里暗叹了一口气，却没有开口，只默默低下了头。娇生惯养的郡主绝对无法想象那段恐怖的旅途——上百个鲛人奴隶被塞在厚木板拼凑的车厢中，从叶城的东市一直载往遥远的苍梧郡。狭小的空间中，他们无法移动身体，每天靠车厢顶部灌下的米粥维持生命。窒息的空气、污脏的环境，让一个又一个虚弱的鲛人死去，然而活着的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伴的尸体渐渐腐烂，甚至有人为此发了疯。等最后到达苍梧的时候，上百个鲛人奴隶死去了十之五六，然而剩下的人却因为出色的生存能力被卖了比叶城高十倍的价钱。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干燥而气温多变的苍梧郡并不适合来自大海的鲛人存活，只有能够克服重重磨难的鲛人才有可能健康鲜活地为苍梧郡中的空桑贵族们服役。

“我看到伽蓝城的城墙了……还有宫殿！”一直伏在车窗边的清越再次兴奋地叫了起来，打断了鲛人女奴沉重的回忆。

浔识趣地凑过身子，顺应着清越的话头微笑道：“果然是好宏伟的伽蓝帝都，可是为什么皇上却要住在越京呢？”

“我也不知道。”清越皱了皱眉头，疑惑地道，“自从几千年前星尊帝统一云荒以来，历代王朝的都城都在伽蓝城，偏偏从我们天祈王朝元烈帝开始，就把越城选作了陪都，改名越京，伽蓝帝都便形同虚设。看来越京肯定有它的好处，要不怎么吸引得了历代天祈帝王长住在那里呢。”

听着郡主喋喋不休地说着天祈朝的掌故，浔默默地低下头，知道以自己的身份，是万万不得参与议论的。

“浔，你今年多大了？”清越忽然问。

“四百多岁，具体记不清楚了。”浔回答。

“四百多岁了啊，比我们天祈朝立国的时间还长呢。”女孩的眼睛亮了起来，“那么当初立国的时候，你应该有印象的吧。”

“那个时候我刚被安置在叶城东市里货卖，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并不知道，很久以后才得知改朝换代了。”浔垂着眼道，“在空桑主人们中，或许只有郡主你才会对一个鲛人说这些事情吧。”

清越听她这么说，斜了斜眼睛，不以为然地道：“其实说给你们听也没什么打紧啊。我朝高祖皇帝也是星尊帝的苗裔，‘帝王之血’的传人。他见不得前朝末期六部分争，帝位虚设，便率领自己十三个儿子起兵弹压作乱的青、赤、紫、白、蓝、玄六部，重新安定了空桑朝廷，文治武功，震铄古今。高祖皇帝除将皇位传给元烈皇帝之外，还把当时健在的另外九个儿子都封为诸侯王，分置到六部的领地中，以保家国稳固——我的高祖父、第一任苍梧王就是高祖皇帝亲封的九王之一呢……”

清越正说得高兴，不防马车已停了下来，外面有人禀报：“启禀郡主，越京已到，请下车乘船。”

“终于到了啊。”清越一边让浔伺候着披上雪颜鸟羽织成的大氅，戴上珠翳，一边皱着眉吸了吸鼻子，“好重的潮气，在这个地方住久了，人都会发霉的吧。”

“这可是皇上住的地方呢。”浔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一句，搀着清越下了马

脱去身上云都校尉的厚重甲冑，让下人们接了去。

“老爷进宫朝贺去了，听说今晚不回来……”

“除了老爷，七爷也只听允少爷劝了……”

“好像又是为了那个不识好歹的鲛人……”

听着下人们七嘴八舌的回话，李允不由伸手揉了揉眉心。此番新帝登基，正是越京城防任务最重的时候，他这个新晋的云都校尉虽然官职微小，但顶着“中州李家”的名号，自是知道有无数双眼睛正盯着寻自己的错处，看自己的笑话，因此一直不敢懈怠。昨晚全城欢庆通宵达旦，他熬了两夜，好不容易得了机会可以回家休息，偏又碰上家里最不成器的七叔李甚喝酒撒疯，只得强打精神过去应付。

还没进门，李允就听见屋内李甚沙哑的声音，“别人瞧不起我，那也罢了，你不过是个鲛人，跟街上的阿猫阿狗一样低贱，也敢在七爷我面前拿腔作势？再不好好伺候我，我才不管你是男是女，一样……”说话间，又是砰的一声，不知砸碎了什么东西。

李允听他后面的话越说越不像样子，连忙轻咳一声，推门走了进去，微微躬身笑道：“七叔，别再喝了。为了个鲛人奴隶生气，不值得。”

“关你屁事……”李甚本来想要破口大骂，抬眼一看是李允，眼中的酒气竟然淡了三分。说来奇怪，这个李家有名的浪荡子弟除了老父李况，就只在堂侄李允面前有几分收敛，这其中原因连李允自己也不甚明了，或许只是可怜李允父母早亡，而一家之主的李况又对他青眼有加吧。

“辛，你出去吧。”李允看了看跪坐在地上衣衫凌乱的鲛人，用靴子轻轻拨开了辛周围的酒壶碎片。一直低头沉默的鲛人低声应了，拢了拢衣襟，抬起俊美细致雌雄莫辨的脸，感激地朝李允望了一眼，起身匆匆地出门去了。

“不准走！”李甚见辛离开，甩腕将掌中的酒杯掷出，口中继续骂道，“我买你回来，可不是只为了看看摸摸，你若是再不肯变成女人，看我……”

“七叔！”李允身形一错，已轻巧地将那只酒杯接在了手中，赔笑道，“辛年纪还小，不到变身的时候，等过两年或许就明白七叔的心意了。”原来鲛人出生时男女不分，直到成年后动了情爱之念，才会变身成男女之体，与人类截然不

同。

“我等不及了！”李甚一把扶住了头，眼圈竟然有些红，“我当年不惜被老头子动用法家，卖了名下产业买了他回来，原本就……不是把他当奴隶看。可是这么些年来，他不仅对我冷冷淡淡，还一直守着那不男不女的身子，不肯为我变成女人。他们鲛人寿命千年，他等得了，我却等不了……哼，你也不用假惺惺地来劝我，我知道你们心里都笑我没出息，不把我放在眼里，等哪天我发达了，一定让那帮不长眼的都跪在面前求我！”

“其实我心里最佩服七叔了。”李允一边将李甚拖到里间床上躺下，一边诚恳地道，“七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三教九流无一不通，不像我除了习武一无所长，爷爷若是换个角度看七叔，定会觉得七叔才是我们李家最优秀的一个呢。”

“怪不得人人都说你心善，不管你这话是不是哄我，我也很开心了。”李甚朦朦胧胧地睁着眼，见李允正帮自己脱着靴子，嘴角忽然挂出一丝莫名的嘲笑，“你也是个可怜的家伙，知道不……”

李允也不理会他的胡话，把他服侍得好好睡了，方出门让下人打扫屋子，准备醒酒汤，自己则挺了挺疲惫的腰身，打算回房补眠。

走到半途，李允却听见花园的隐蔽角落里，传来辛细细的哭声，想必刚才李甚酒后的粗鲁举动吓坏了他。李允犹豫了一下，掉头走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怒极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中，“李甚竟然如此无礼，我这就找他评理去！”

李允步子一滞，正想回头张望说话的是谁，冷不防身后已有脚步声传来。他不欲被人误认为故意窥人隐私，只得蓦地一闪，隐到了假山之后。

“徐先生，求你不要去了。”辛追了上来，泣道，“我本就是买来玩物，鲛人在空桑人眼里根本就不是人，先生还是不要为了我和主人怄气了。”

“谁说鲛人不是人？在我们中州，早就没有什么奴隶了。”那徐先生怒道，“他们李家先祖不也是从中州迁徙来的么，我今天就去提醒他李甚，他以为自己是空桑人，可空桑人看他们李家还是异类！”

听到这里，李允已然明了这“徐先生”的身份。此人名叫徐润城，本是中州名士，为避祸不惜从中州翻越终年积雪险象环生的天阙山脉，来到云荒大陆，暂

时投靠在李府做个门客。他是性情中人，本与李甚很是投契，不料此番却为了个鲛人不惜与李甚决裂。

“先生不要去，我们鲛人……我们鲛人原本就不是人啊……”辛情急之下，一把拉住了徐涧城的衣袖，“我们鲛人原本是生活在大海之中，下半身只是一条鱼尾，和人类根本不同的……空桑人最是骄傲，连同是人类的冰族都被他们驱逐歧视，何况鲛人呢？”

“鱼尾不只是传说吗，你现在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徐涧城震惊地看着辛，一时无法相信他的话。

“先生从中州来得不久，自然不知鲛人的来历。每一个鲛人被从大海中掳来的时候，为了能给陆地上的空桑人做奴隶，都被砍去了尾巴，劈出了两条腿。”辛悲哀地看着徐涧城苍白的表情，低下头去，“所以，先生没有必要顾念我，我和那些猫儿狗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初浔姨给我取名叫‘辛’，就是知道鲛人注定是辛酸低贱的命运……”

“我不准你这样说。”徐涧城忽然打断了辛的话，眼中满是痛楚和怜悯，“在我眼里，你不比任何人低贱，甚至比他们更加勇敢高贵。我这就去跟李甚说，无论他要多高的价钱我都要把你赎成自由之身！你安心等我的好消息就是了。”说着，他抽出被辛握住的袖子，义无反顾地去了。

“允少爷。”辛眼见徐涧城走远了，连忙对着李允站立之处跪了下来。

“别担心，我不会告诉别人。”李允走出来，宽慰道，“不过要为你赎身，徐先生恐怕得筹一阵子的钱。”

辛知道李允的话说得婉转，鲛人身价极高，岂是个中州来的落魄之人可以赎买的？当下淡淡笑道：“他去碰碰壁，以后也就死了这份心了。”

“嗯。”李允应了一声，感觉无话可说，正要遣了辛离开，却不料那鲛人又道：“辛还有一件事想求允少爷。”

“你说吧。”李允语气温和，心里却微微担心，生怕他提出什么逾矩的事来。

“听七爷说，辛的阿姨最近也跟着主人到了越京，正好住在七爷的朋友府上。辛虽然想见阿姨一面，却不敢去求七爷，允少爷能否明天……带辛一起去

呢？”辛的语气，越到后面越见瑟缩。

明天，倒还不用当值。李允心中暗忖，只是七叔的朋友大多是斗鸡走马的风流子弟，自己跟了去和一根木头没有什么区别，怕是七叔并不乐意。

辛见李允犹豫，知道自己的要求难为了他，便道：“是辛无礼了，请允少爷责罚。”说着便跪伏下去，一头莹蓝的长发也散在了花园的泥土中。

偏生李允此人最听不得这种谦卑语气，又想到七叔望向辛时眼中不加掩饰的欲望，不由心下一软道：“你快起来，我去问问七叔就是。”

“多谢允少爷。”辛站起来，低垂的面上微微一笑。这个允少爷向来耳根子最软，求他的事几乎无有不允的，倒真配了他的名字了。

第二天，李允果然央了李甚带他一起去太仓寺卿府邸，说是想多结交些世家子弟。李甚知道李允向来埋头习文练武，和自己脾胃并不相投，却也没有拒绝，及至李允提出让辛同行，李甚方冷笑道：“徐涧城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倒是巴巴地要给辛做保镖了？”

“跟他没有关系，是我自己……”李允急忙分辩。

“算了，你这人一撒谎就脸红。”李甚根本不听李允的言辞，自顾上了马，却又低头朝站在地上的李允诡谲笑道，“若我一定强要了辛，你阻得了吗？”

“辛没有变身为女人之前，爷爷不会同意的。”李允涨红了脸，口气撑起几分强硬。

“辛，听听他说的。”李甚嘲讽地瘪了瘪嘴，向远处的鲛人晒道，“告诉你，别把宝押在他身上。我想要怎么对你，都是你的命。”说着一挥马鞭，已是当先走了。

“允少爷，谢谢你。”辛见李允红着脸站在当地，显然心中羞愤，连忙上前真心诚意地道谢。

“我们走吧。”李允深深吸了一口气，恢复了常态，踩镫上马，领着辛等一千随从，跟着李甚而去。

不出李允所料，他和李甚的一干朋友并无话题，加上李甚的冷淡，多半时间只是他一个人坐在一边，格格不入地听那群纨绔子弟谈论些他无法插口的话题。

不过从他们的谈话中，李允倒是得知前几日从自己戍守的阜安门进城的苍梧王一行人此刻正是暂寓在这里，而辛被允许去见的阿姨，正是平城郡主的女奴。

“听说平城郡主性情爽朗，今天怎么不见芳容？”李甚忽然问。

“郡主表妹一大早就缠着大嫂二嫂带她游睥临湖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呢。”太仓寺卿的少公子蓝澈回答了，兴冲冲站起身来，“大哥他们还在朝中参加庆典未归，不如我们先去玩一局马球如何？”

“这么毒的日头，你想晒死我们啊。”众人呷着冰茶，纷纷抱怨。

“却正是要这越京难得的毒日头，方显得出这球场的奥妙。”蓝澈笑道，“我可是专门请司星监算了日象，知道今天是万里无云的晴朗天气，才巴巴地定了日子请各位赏光的。”

听他这么一说，连李允都生出好奇之心。眼看众人谈笑着向后花园的马球场而去，李允便独自跟在人群后，一路但见无数雕梁画栋、奇花异草，寻思这掌管朝廷府库的太仓寺卿府果然奢华，比自己家不知气派了多少倍。想来他家既是空桑六部中蓝族的贵族，姑娘又做了苍梧王妃，自然是一派皇亲国戚的派头了。

马球之戏最初起于云荒属国沙之国，逐渐流传于整个空桑上流社会，是天祈王朝最时兴的游戏之一。蓝家家资巨富，所建的马球场也自然规格甚高，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在烈日下绿得耀眼。

管理球场的仆役见少爷们到来，连忙引领众人落座在场边凉亭之中，奉上茶点。过了一会，众人便看见四个球童各走到球场四角，蹲在旗杆旁不知鼓捣些什么，正疑惑间，眼前忽然一花，球场的上空竟已升起了一层薄薄的褐纱。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云浮遗羽’？”李甚瞪大了眼，脱口而出。

“李七哥果然好眼力，正是‘云浮遗羽’。”蓝澈口气淡然，却也掩不住满眼得色。

众人听了，不觉都轻抽了口气。“云浮”是上古神国的名字，千万年前便已湮没灭绝，云荒大陆上只能偶尔发掘出当时的遗物，却都怪异莫名，不知所谓。这“云浮遗羽”便是难得一见的云浮遗物，非纱非麻，非绸非绢，却水火不侵，轻薄透亮，冬暖夏凉，也不知在云浮国作何用途。由于云荒皇族向来自称神子，不允上古神物流通民间，因此严令各地云浮遗物一经出土，即刻送缴皇室。太仓

寺卿虽然掌管皇室府库，但能以如此宽大的一张“云浮遗羽”来做球场遮蔽，仍然令人咋舌不已。

“球场四角我已备下四颗风珠，所以能保证云浮遗羽悬浮空中。”蓝澈笑道，“此刻球场清凉明亮，各位自可放心打球了。”

李允听他将这些宝物当做寻常物事以供娱乐，不由心中暗叹蓝府之奢华，却只得附和着众人赞叹了几句。说话间球童端来马球分组的红蓝掣签，伺候每个人抽了一支，待到李允之时，李甚斜眼望向球童道：“他不会打球，不用给他抽。”

“李七哥带来的客人，怎么不会打球？”蓝澈在一旁不解问道。

李甚哼了一声，并不答言。李允只得强笑道：“我确实不会打球，各位不用管我。”

蓝澈早已看出李甚对李允言语冷淡，也不知这叔侄间闹了什么不快，便不再多言。不多时，众人已纷纷上马，提了球杆进场打球，只余下李允一人坐在凉亭中。

球场上你攻我挡甚是热闹，李允在一旁却看得乏味非常，心中暗暗担心自己出来大半天耽误了练功，祖父下朝后必定要责怪。偏偏李甚玩得正在兴头上，丁点看不出告辞的意思，李允不由有些后悔答应了辛的要求，一切正是应了那句俗话：“烦恼只为强出头”。

心中焦躁间，李允忍不住从凉亭中走出，打算四处逛逛。正走到无遮无掩的太阳地里，忽然耳中传来一声脆笑，“三表哥你们玩得好快活，我也要来！”

李允蓦地转头，却见一大簇开得正盛的绣球花后转出一个少女来。那少女身穿一身亮紫色的绸质裙袍，行动处带着清浅的窸窣摩擦声，然而她身上一下子便抓住李允视线的，却是眼部所贴用紫金和红金互嵌而成的金箔，那艳丽的金箔如同两枚深秋的树叶一般堪堪遮住了她的眉眼，只露出亮如深潭的眼眸，灵动得让金箔边缘镶嵌的珍珠垂链和水晶花饰都失去了光泽。

在这阳光曝晒的午后，娇媚中带着神秘风情的少女如同一只五色斑斓的蝶，一下子惊醒了李允昏昏欲睡的神经。然而就在他反应过来见礼之前，方才还在球场上玩乐的众人已下马走了过来，走在最前面的蓝澈抢先介绍道：“这位便是鼎

两个解差听了，抱怨两句，却也无法拒绝。天祈王朝与历代空桑王朝一样，历来强调对鲛人的奴役权利，天祈的律令便明文规定，不存在无主的鲛人，而无论鲛人的主人是什么身份，在转让所有权之前，他都可以合法地拥有鲛奴。

“你们……一路保重，我走了。”李允眼见辛仍未从悲痛中醒来，而徐涧城也只冷冷地盯着自己不发一言，便跟两个解差抱了抱拳，打算离开。

“允少爷……”然而就在李允转身之时，一直僵直淡漠的徐涧城忽然嘶哑地开了口，“为什么要把辛送来？”

“是她自己希望……”李允不愿直视徐涧城伤痕累累的脸，侧开视线回答道。

“不，我是问你为什么送她来？”徐涧城用力挥手想将那张卖身契约扔回给李允，可被枷住的双手却无法使力，那张薄薄的纸片顿时被风一刮，贴在厚重的木枷上，被辛及时抓在了手中。

“辛，还给他，跟他回去！”徐涧城蓦地满脸怒意，“有你这么傻的人么？你可知道军中是什么地方，岂是你一个女子可以待得的？听我的话，跟他回去！”

“不，先生，让我和你一起去吧。我会好好伺候先生，照顾先生，陪先生一起等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辛紧紧地握住那张契约，跪在徐涧城脚下苦苦哀求。

徐涧城低头看了看辛，蓦地转头盯着一旁尴尬的李允，忽而笑道：“允少爷，你这样屈尊去满足一个鲛人的心愿，难道是因为你心里有愧吗？”

李允一惊，抬头正见徐涧城的眼神犀利如刀，直要把他心底的真相剖出，连忙摇了摇头，“徐先生，你误会了……”

然而徐涧城却仿佛没有听见他说话，愣了片刻，忽然双膝一屈，抬头直望着李允，语声悲愤地道：“允少爷，你知道我是冤枉的是不是？求你说出真相，为我洗清冤屈！我一个人受苦不打紧，可我断不能让辛跟我一起去军中受罪啊！徐某一无所有，无法报答允少爷，只能请允少爷凭着‘天地良心’几个字，让死去的七爷瞑目，让真正的凶手伏法……”

李允猝不及防地听着徐涧城山洪暴发一般的申诉，没有料到一向沉静自敛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
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们。”

“或许，我的目的地，也不是忻州啊。”李允在心底里叹息了一声，依然恭敬地双手接过调令，再次准备他永无停歇的跋涉。

不过，或许是掌权之人厌烦了先前的游戏，李允在几乎围绕云荒大陆奔驰了一圈后，终于平静地到达了忻州——那即将被苍梧叛军兵临城下的飘摇之地。

李允是在一个结满秋霜的清晨踏上忻州土地的。由远而近的马蹄踏在石板路上，脆生生地敲破沿街店铺守夜学徒的残梦。

刚进城门的李允放眼望着这座青水重镇的街景，在天祈元烈帝将宫殿朝廷迁往越京后，作为连接青水南北两岸的枢纽，忻州城处处显露出商贾云集的繁华。此刻街上殊无行人，整个城市安静得仿佛熟睡未醒的娇媚妇人，丝毫不觉大兵压境的危险。

“大人，冤枉啊……”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影蓦地斜横里冲出，连滚带爬地拦在李允马前，倒把毫无防备的李允吓了一跳。勒住马，李允打量着这个貌似疯癫之人，和声道：“老丈，我不是什么大人，我只是来投军的。”

“大人，下官确实有冤情要诉！”那疯子模样的人根本不曾理会李允的话语，自顾伏在地上不住磕头，“刘粼将军死得冤枉，是庆阳侯兆晋为逃避罪责，有意陷害他的，大人一定要为刘将军昭雪啊……”

李允见他形容疯癫，这几句话却说得甚是明白，而他提到的那个庆阳侯兆晋更是实有其人，不由心中信了几分。然而他无职无权，自顾不暇，又怎能管到庆阳侯那样的权贵？有心无力，却又不忍就此催马而去，一时好生为难。

正踌躇间，忽听远处一个焦急的声音道：“齐参军，你怎么又跑出来了，你家里人正寻你呢。”话音未落，已有一个女子奔过来，扶起那个疯子，口中劝慰道，“想开些吧，如今的世道，谁还会顾及别人的冤情？”一边说话，一边掏出手帕细细擦去那疯子口角的涎水和额头上被人用石块砸出的血迹，眼中满是哀悯的神情。

李允看着那女子蓬乱的头发，闻到她身上浓重的脂粉味道，已然明白这清早在街道上行走的女子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正欲拨马离去，不防那女子抬起头，正